

從若干字詞用法談清華簡《繫年》的 作者及文本構成*

巫雪如**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繫年》是清華簡中重要的一部史書體裁文獻。本文根據「及／與」、「于／於」、「焉」及「使」等字詞在先秦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及《繫年》中的用法及分布，對《繫年》的文本構成方式及作者的國別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論證。本文的結論是，根據「及／與」、「于／於」的用法，《繫年》是一部雜糅新舊史料的史書體裁著作；根據「焉」、「使」的用法，《繫年》則顯示出楚方言的特色。亦即《繫年》的作者應為楚人或熟悉楚國語言文字習慣之人，而《繫年》的文本構成方式則為採取各個不同時代的史料編纂而成。在編纂的過程中，作者一方面有承襲原始史料用字而不加改變的習慣，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方言成分，使得文本呈現若干楚國特殊的語言文字現象。

關鍵詞：《繫年》，清華簡，文本構成，史籍文獻

* 本文曾於「【出土文獻的語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聯合主辦，新竹：2014年8月27-29日）中發表，承與會學者提出寶貴意見，謹此誌謝。其後本文根據最新研究成果修改，並蒙兩位匿名審查人賜予詳細之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誌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suehju@ntu.edu.tw

一、前言

《繫年》是清華簡中重要的一部史書體裁文獻，發表迄今已有六年多的時間。在這段期間內，學者們對於《繫年》的研究已取得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包括簡文文字的考釋，《繫年》的性質、寫作年代及作者國別問題的探討，以及利用《繫年》來校讀古書或探討先秦史的相關問題等。在上述問題中，學者間歧見較大的當屬對《繫年》性質的理解。此外，在《繫年》作者國別的問題上，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本文擬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根據簡文中若干字詞的用法分析《繫年》的文本構成方式及作者的國別問題。

二、前人研究評述

(一) 李學勤關於《繫年》性質、寫作年代及作者的討論

關於《繫年》的性質、寫作年代及作者等相關問題，李學勤 (2008) 在清華簡正式發表前即在〈初識清華簡〉一文指出，清華簡中有一種體裁和文句很像《竹書紀年》的編年體史書，所記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戰國前期。其後，李學勤 (2011) 又於《繫年》正式發表前撰文指出，《繫年》一篇的字體是楚文字，但不能由此直接推論為楚國人的著作。從簡中所記史事來看，《繫年》的寫作年代大約在楚肅王 (380-370 B.C.) 時或更晚一些的宣王之時，也就是戰國中期。到了《繫年》正式發表時，李學勤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貳)》成果發布暨學術座談會上又對上述問題作了最後的結論，即《繫年》是一部體裁與《竹書紀年》相近的編年體史書，作於楚肅王時，且作者應該為楚人。¹ 李學勤對於《繫年》寫作年代的推斷，學者大致沒有異議，不過對於《繫年》的性質及作者，學者的看法則較為紛歧。

(二) 其他學者關於《繫年》性質的討論

關於《繫年》的性質，許多學者在前述座談會上對這個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

¹ 該次成果發布會的發言後刊登於《邯鄲學院學報》，見李學勤 (2013)。

根據張春海 (2011) 的報導，在該座談會上，宋鎮豪指出《繫年》是楚國史官所作具有紀年大事意義的史書；夏含夷指出，中國上古時期主要有兩種紀年形式的史書，一種是單國的歷史編年，一種是多個國家綜合、比較的編年體，《繫年》屬於後者；胡平生認為，《繫年》可能是一部相關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國史官從周王室史官或從其他有紀年記錄的史官記錄中將有關楚國或者楚、晉關係的材料整理、編纂而成的，並非獨立成篇的古書。此外，陳偉 (2011) 認為《繫年》是在戰國中期改造、剪裁《春秋》以撰集史書的傳統下，採取《春秋》成敗抄撮而成，可能即《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楚威王傅所作的《鐸氏微》。廖名春 (2012) 認為《繫年》非編年體史書，而是紀事本末體。² 其後，關於《繫年》性質的問題還有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許兆昌、齊丹丹 (2012) 認為《繫年》是一部經過系統編纂的具有紀事本末體性質的早期史著；陳民鎮 (2012, 2013: 18-25) 認為是具有教材品格的「志」類文獻或類似於「志」的文獻；馮時 (2012) 認為《繫年》與《鐸氏微》屬同類形式的史書；朱曉海 (2012: 40) 認為《繫年》為「戰國中、末葉之際某不知姓名者根據既有史料重撰，以春秋時期史事為主體的節錄本」；劉建明 (2012) 則認為《繫年》屬於私人史作，與清華簡一的〈楚居〉結合，可能就是孟子所說的楚史《檣杵》；李守奎 (2015) 認為《繫年》是紀事本末體的《春秋》「微」類作品，可理解為教學或資政用的教材；羅運環 (2015: 193) 認為《繫年》是「所見第一部以楚國外交資治為目的的紀事本末體雛形的史書」。尤銳 (2016) 認為《繫年》是編纂者直接或間接吸收楚、晉、周王朝的史官作品而成。大西克也 (2017) 同意陳民鎮 (2012) 認為《繫年》為類似《國語》所載「故志」作品的推測，並引用淺野裕一 (2012) 的說法，認為《繫年》應為教育貴族子弟的歷史課本。

上述學者對《繫年》性質的看法涉及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首先是體例問題，也就是《繫年》究竟屬編年體或紀事本末體；其次是文本構成方式，也就是《繫年》究竟是有系統的史學著作，或者是史料的整理、編纂，或者是由現有史書剪裁、改編而成；第三是文獻的歸屬問題，也就是《繫年》是否為文獻中記載的《鐸氏微》、楚史《檣杵》、「志」類文獻，或者與汲冢出土的「國語」三篇性質相似。以下分別評析學者們對這三個問題的意見。

² 陳偉與廖名春的說法同樣是在座談會上提出的，其後陳偉 (2013) 又做了較詳細的論述。

1. 《繫年》的體例問題

首先，如果從敘述方式來看，《繫年》確如大多數學者所指出的明顯與現存先秦編年體史書《春秋》或《左傳》有較大差異。李學勤 (2012) 之所以主張《繫年》為編年體，主要理由是它的敘述方式與《紀年》的佚文有相近之處。不過，如果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原貌確如李學勤文中所引乃前後多年事件的連續記錄，而非如今本的逐年敘述，那麼按照一般史書的體例分類，《竹書紀年》恐怕不應歸為編年體，而應歸為其他史書體。也就是說，即使《紀年》與《繫年》的體例確有相近之處，也只能證明《紀年》並非編年體，而不能反證《繫年》為編年體。因此，我們同意多數學者的看法，即《繫年》並非編年體史書。其次，歷史上正式的史書體紀事本末體首創於南宋，其體例乃將原分散於不同年代而屬同一事件的材料集中，並按照時間順序編排成獨立的篇章。將《繫年》與現存的紀事本末體史書相較，主要差別在於現存紀事本末體史書中每個獨立事件的開頭都有一個確定的紀年，而《繫年》則並非每章開頭都有紀年。不僅敘述西周史事如此，敘述東周各諸侯國之史事亦然。如第五章開頭第一句為「蔡哀侯娶妻於陳」（《繫年》第五章，簡 23），其後通篇並無任何一個紀年，因此，嚴格說來，《繫年》與一般紀事本末體的史書體例仍有一定的差別。當然，如果不是嚴格的史書體例分類，而是為了表明《繫年》的敘述乃以事為綱而非以年代為綱，將《繫年》歸為紀事本末體或許是可以接受的。

2. 《繫年》文本構成方式問題

關於《繫年》的文本構成方式，前述學者或以為是系統的史學編年體或紀事本末體著作，或以為只是由史料整理、編纂而成，並非獨立成篇的古書，或以為是由現有史書，如《春秋》等剪裁、改編而成。由於這個問題是本文以下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因此我們留待下文再作分析。

3. 關於《繫年》的文獻歸屬問題

首先，陳偉 (2011) 根據下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這段論述，認為《繫年》可能是其中所提及的《鐸氏微》。不過，如果根據司馬遷 (145-86B.C.) 的這段論述，《鐸氏微》乃採取《春秋》的成敗所著成，那麼，《繫年》的內容理應不出《春秋》所記史事範圍。從這一點來看，記事範圍上起西周初年，下迄戰國中期

的《繫年》恐怕很難與《鐸氏微》等同起來。³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其次，陳民鎮 (2012, 2013: 18-25) 認為《繫年》屬「志」或「故志」類文獻，不過，文中所舉先秦該類文獻除了《左傳》等書所徵引而目前已佚的《軍志》、《前志》、《史佚之志》、《故志》、《禮志》、《法志》等書外，還包括《左傳》所引《周志》（即《周書》）、《鄭書》（杜注以為乃鄭國史書）、〈仲虺之志〉（即《尚書》中之〈仲虺之誥〉），以及清華簡一中篇題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的〈金縢〉等。此外，陳民鎮指出，先秦典籍引用《逸周書》之某些篇章時亦以《周志》稱之。⁴ 根據以上論述，陳民鎮歸為「志」類的文獻除了已佚者外主要均為《書》類作品，包括今本《尚書》中之〈康誥〉、〈無逸〉，《逸周書》中之〈武稱〉、〈和寤〉、〈寤傲〉，⁵ 以及清華簡一的〈金縢〉等篇，此外，還包括一般被認為是偽作的《古文尚書》中之〈仲虺之誥〉。〈仲虺之誥〉雖被歸為偽作，但從篇名「誥」來看，其內容應與〈康誥〉等篇類似，即應為記言之作品，其體例可說與《繫年》完全不同。其他如〈無逸〉、〈金縢〉及《逸周書》諸篇，體例亦與《繫年》有較大差異。從以上的論述來看，很難說《繫年》與這些「志」類作品有何關係。⁶ 至於其他學者所指出的《繫年》與汲冢出土「國語」性質相近，或以為《繫年》即楚史《檮杌》，由於文獻不足，這些說法均無法得到進一步的證明。

³ 如果《鐸氏微》的內容超過《春秋》的上下限年代，司馬遷理應像描述《呂氏春秋》的著成一樣，除了提及與《春秋》的關係外，還應加上「上觀尚古」及「集六國時事」等語。

⁴ 根據本文考察，先秦古籍引《周書》者僅《左傳》一例稱為《周志》，其他如《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引用時均稱《周書》，陳民鎮此說恐有誤。

⁵ 以上諸篇乃先秦古籍所引稱為《周書》中之篇章。

⁶ 事實上，陳民鎮在文中也曾將《繫年》與清華簡同出的《今文尚書》中之〈金縢〉及《逸周書》中之〈程寤〉等篇作比較，指出二者的性質除均為史書外，在體例上有很大的區別。

(三)關於《繫年》作者的討論

在《繫年》作者的問題上，李學勤 (2011) 雖然一開始由於《繫年》篇中不為楚人掩醜，且有時措詞頗為嚴厲，因而認為不能因為《繫年》的字體是楚文字，就直接推論為楚國人的著作，不過，在《繫年》正式發表的座談會中，李學勤 (2013) 已直接肯定《繫年》的作者為楚人，其後學者多從之。陳偉 (2013) 根據簡文之謚稱有無、書死用詞不同及紀年方式三點特徵來證明《繫年》的作者應為楚人。陳民鎮 (2012, 2013: 15-18) 雖也認為從《繫年》敘事中楚國所佔的比重來看，作者為楚人是相當可能的，不過，他另通過對《繫年》虛詞的分析，指出其用詞用格不同於一般楚地文獻，且《繫年》作者的視野不局限於楚國，因此不能肯定為楚人作品。其後，由於學界大多認定《繫年》的作者為楚人，因此，陳民鎮 (2016) 認為其字詞的異常現象應與史料的來源有關。李守奎、肖攀 (2015: 299) 根據《繫年》中出現三晉文字，推測墓主是「來自鄭國的一位有才德之人，為了教育太子或向楚王諷諫而作《繫年》。」黃儒宣 (2016) 根據《繫年》的敘事立場、取材及個別文字具三晉特徵等理由，推測作者應為衛人吳起 (440-381B.C.) 之子吳期。大西克也 (2017) 則從楚王謚號的用字論證《繫年》應為楚人作品。由於《繫年》的作者問題與文本構成方式同樣是本文以下所擬探討的問題，因此我們同樣將這一點留待下文再作分析。

三、《繫年》中的若干虛詞用法分析

前文指出，陳民鎮 (2012, 2013: 15-18) 認為《繫年》中虛詞的用法不同於一般楚地文獻，所舉之例包括「焉」和「及／與」的用法。以下分析包括這兩個例子在內的若干字詞在《繫年》以及其他先秦文獻中的分布及用法，以探討《繫年》文本的構成方式及作者的國別問題。

(一)「及／與」

「及」和「與」在先秦漢語中均可用作介詞及連詞，「及」用作介詞者如例 (1)，用作連詞者如例 (2)；「與」用作介詞者如例 (3)，用作連詞者如例 (4)。根據陳民鎮 (2012) 的考察，《繫年》中的「與」有 1 例用作動詞，27 例用作介詞，

13 例用作連詞；「及」則有 1 例用作介詞，11 例用作連詞。⁷ 他引述大西克也 (1998) 及張玉金 (2011: 275) 的研究指出，戰國簡牘中的連詞「及」和「與」有明顯的地域指向，楚簡連詞一般用「與」，秦簡連詞一般用「及」，由於《繫年》中「及／與」均可用作連詞，可見其用詞用格不同於一般楚地文獻。《繫年》中「及」用作介詞者如例 (5) 的第 2 個「及」，用作連詞者如例 (5) 的第 1 和第 3 個「及」；「與」用作介詞者如例 (6)，用作連詞者如例 (7)。

- (1)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 (2) 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左傳·襄公元年》)
- (3)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論語·為政》)
- (4) 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 (5) 晉文公思齊及宋之德，乃及秦師圍曹及五鹿，伐衛以脫齊之戍及宋之圍。(《繫年》第七章，簡 41-42)⁸
- (6) 秦公率師與惠公戰于韓。(《繫年》第六章，簡 34-35)
- (7) 晉人且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繫年》第十八章，簡 102)

利用「及」和「與」的用法及分布來探討先秦文獻的方言或時代等問題，歷來學者有過相當多的研究。高本漢 (1971[1936]) 在〈左傳真偽考〉一文中將《左傳》所代表的方言稱為「左語」，而將以《論語》與《孟子》所代表的方言稱為「魯語」，文中並以七個語言證據證明左語與魯語確有區別，其中一個證據即「及／與」解作「和」時，魯語僅用「與」，左語二詞並用。⁹

徐蕭斧 (1981) 指出，「及／與」兩字在《詩經》中連、介互用，《尚書》「與」連、介互用，「及」則無顯然屬於介詞者。《詩》、《書》以後的先秦文獻中，「及／與」的用法大抵可分為四類：一、連、介都用「與」，不用「及」，包括《易·繫辭》、《論語》、《孟子》、《莊子》、《屈原賦》，另《墨子》前半部亦屬之。二、連、介都用「及」，不用「與」，只有《春秋》一書。三、連詞

⁷ 根據本文的統計，《繫年》中「與」用作動詞者為 2 例，用作介詞者為 25 例，用作連詞者為 13 例。本文之統計數字與陳民鎮不同，應是對「與」在個別出現的語境中用法有不同理解。

⁸ 本文所引《繫年》語料出處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2011-2017)。

⁹ 高本漢該文的英文本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發表於 1926 年《哥德堡大學學報》32.3 期，中譯本〈左傳真偽考〉由陸侃如翻譯，收錄於 1936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左傳真偽考及其他》。本文所用的版本為 1971 年臺北泰順書局翻印的版本。

「及／與」互用，介詞只用「與」，包括《呂氏春秋》、《戰國策》，另《國語》及《墨子》後半亦屬之。四、連、介「及／與」互用，只有《左傳》一書。徐蕭斧同時指出，《公羊傳》及《穀梁傳》中「及」連、介互用，然「及」只出現在引用或解釋《春秋》經文的地方，以此類推，《左傳》中「及」之連、介互用也可能是受經文的影響。也就是說，上述四類「及／與」用法中，第四類「及／與」連、介互用的方言可能是不存在的。

魏培泉 (1982: 46) 不同意前引高本漢 (1971[1936]) 所指出的「及／與」用法為方言的區別，而認為應為時代的區別。早期語言多用「及」，《春秋》為模古體，故亦用「及」。《左傳》之所以用「及」，則是模仿《春秋》語言之故。諸子不依據古史，故不用「及」。

大西克也 (1998) 考察出土戰國簡牘中「及／與」的用法指出，睡虎地秦簡並列連詞基本用「及」，超過 95%，介詞用「與」，二字呈現分工的情況，而楚簡則連、介全部用「與」，他認為這種現象應是兩地方言的反映。他同時通過對出土馬王堆等漢簡及先秦古籍中「及／與」分布情況的比較分析指出，戰國晚期並列連詞秦國主要用「及」，六國則「與」佔優勢。¹⁰ 最後，大西克也指出，《史記》「及／與」分工之用法與秦簡相同，應是司馬遷生於故秦之地，因而母語屬於秦語系統之故。

周守晉 (2005: 148-163) 對出土文獻中「及／與」用法及分布的考察結果在楚簡方面與大西克也 (1998) 基本相同，但在秦簡方面則稍有不同，他認為秦簡中用作連詞的「與」不乏其例，因此，他不同意大西克也所指出的「及」是秦方言特有的並列連詞的說法，理由除了秦簡中連詞「及／與」並用外，還包括：一、傳世文獻中除《論語》等少數典籍外，並列連詞多兼用「及」；二、屬於晉系的《侯馬盟書》亦不乏連詞用「及」的現象。最後，周守晉認為「及／與」在文獻中用法所呈現的差異與共性並非由於方言之故，而是實詞虛化、詞彙興替發展過程中的現象。也就是說，由於「與」的語法過程較早，故時代較早的文獻中可同時見到「與」的動詞、介詞及連詞用法。戰國晚期時，「及」的虛化已經完成，「及」和「與」競爭的結果即為部分文獻中「及／與」用法表面上不分工。由於「與」負擔過多的功能，所以「及」在連詞用法上占據優勢，形成介詞用「與」和連詞用「及」的局面。

¹⁰ 不過，大西克也 (1998) 也指出此結論有無法解決的難題，如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及／與」互用，且「及」較「與」多，此外，侯馬盟書全用「及」。這些都是秦國用「及」六國用「與」的例外現象。

張玉金 (2010, 2012) 對出土及傳世戰國文獻中「及／與」的用法及次數有較詳細的統計，我們將相關統計整理成表一。

表一：張玉金 (2010, 2012) 出土戰國文獻虛詞「及／與」用法統計表

用法 \ 文獻	楚簡	曾簡	秦簡
及 (共事介詞)	0		1
及 (並列連詞)	6	0	313
與 (共事介詞)	59		73
與 (並列連詞)	97	28	4

根據出土文獻中「及／與」的用法及次數，張玉金 (2012) 認為基本可以說在南方並列連詞用「與」，在西方則用「及」。「及／與」的不同應是地域因素和實詞虛化雙重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說，南方人選擇「與」而西方人則選擇「及」在該方言中由實詞虛化為連詞。此外，張玉金 (2012) 引述前述徐蕭斧 (1981) 的說法指出，楚簡中「及／與」的用法與徐蕭斧所說的第一類傳世文獻相同，即連、介都用「與」，不用「及」，包括《易·繫辭》、《論語》、《孟子》、《莊子》、《墨子》前半部、《屈原賦》及《公羊傳》、《穀梁傳》等。張玉金同時指出，這類文獻中之作者屈原為楚人，莊子、墨子為宋人，孔子、孟子為魯人。可以說，從楚到宋再到魯、齊區域的人都是連、介都用「與」。秦簡中「及／與」的用法接近徐蕭斧所說的第三類，即連詞「及／與」互用，介詞用「與」，包括《呂氏春秋》、《國語》及《墨子》後半部。不過，張玉金認為徐蕭斧的說法有必須進一步修正的地方，因為從秦簡看來，這類文獻的並列連詞並非「及／與」互用，而是絕大多數用「及」。西漢人的語言在這一點上承襲了秦語。

陳民鎮 (2013: 223-245) 對《繫年》及其他先秦文獻中「與」、「及」的用法有詳細的論述，他結合歷來學者的統計及研究指出，由西周至春秋是以連詞「及」為主的時代，戰國時地域分化嚴重，楚地基本用「與」，齊魯地區的儒家類文獻多用「與」，而秦地與三晉地區仍較多使用「及」。至於《繫年》中連詞「及」主要分布在前七章，而連詞「與」主要分布於後面章節的現象則反映了各章史料來源的時代性差異。¹¹

¹¹ 陳民鎮 (2015a, b) 對此點以及下文探討之「于」、「於」亦有相同的論述，不贅引。

尤銳 (2016) 考察《繫年》中「及」、「與」用作連詞在各章中的分布指出，「及」主要見於與周及晉各國有關的章節，而「與」則主要見於與楚有關的章節，亦即「及」、「與」用作連詞是有地區差異的。¹²

綜上所述，多數學者認為戰國文獻中「及／與」的用法及分布與方言有關，少數學者則認為與時代有關。我們認為，根據「及／與」從西周金文到戰國文獻中出現的情況來看，二詞的用法與分布當與時代及地域方言均有關係，部分用法則與作者的習慣有關。以下分析本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並以此為基礎討論《繫年》「及／與」用法所代表的意義。

關於「及」字連、介用法的發展，陳永正 (1986) 及武振玉 (2007) 都有相關的研究。根據二人對兩周金文的考察，「及」字作介詞至遲在西周晚期已經出現，如例 (8)，不過用例並不多。¹³「及」作連詞則可見於西周中期，如例 (9)。陳永正 (1986) 同時指出，「及」字在銅器銘文中與「眾」字同時使用，並逐漸代替了「眾」字。春秋時期，「及」字大量使用，完全取代「眾」字，成為當時主要的並列連詞，¹⁴ 春秋末葉的《侯馬盟書》即大量出現「及」字作連詞的用例。根據本文的考察，春秋時期「及」作連詞的分布相當廣泛，包括西方的秦、南方的楚、中原的晉、東方的齊、邾，及介於其中的徐、許等國銅器銘文均有「及」用作連詞的用例，如例 (10)-(14)。¹⁵

(8) 伯父作醴壺，及姜氏永寶用。(伯庶父壺，西周晚期)

(9) 迺俾口(饗)以智酒及羊。(智鼎，西周中期)

(10) 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秦公鐘春，春秋早期)¹⁶

(11) 用宴用喜用樂諸侯，及我父兄。(楚大師登鐘，春秋早期)

(12) 子犯及晉公率西之六師，搏伐楚荊。(子犯鐘，春秋中期)

¹² 尤銳 (2016: 242) 在注釋中指出，他的統計是引用陳迎娣 (2013) 的統計資料，不過，這個統計資料恐怕是有問題的。在陳迎娣 (2013) 的統計中，「及」用作連詞共有 14 例，然而，姑且不論其中一例之「及」可能更適合分析為介詞而非連詞，即使將此例之「及」歸為連詞，通篇《繫年》也僅出現 12 例「及」。不過，這個些微的統計錯誤並不影響尤銳 (2016) 在這裡所提出的論點。

¹³ 根據武振玉 (2007) 的考察，兩周金文中「及」用作介詞共有 8 例，不過其中表「與同」義者只有 4 例。

¹⁴ 根據武振玉 (2007) 的考察，兩周金文中「及」用作連詞共有 16 例。

¹⁵ 本文所查詢之金文語料出處為「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謹此誌謝。文中所標銅器時代均根據該資料庫之考定。該資料庫之網址為：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¹⁶ 此例之「及」也可分析為介詞。

- (13) 公之賜光，余弗敢廢乃命，尸典其先舊及其高祖。（叔尸鐘，春秋晚期）
- (14) 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徐王義楚解，春秋晚期）

關於「與」字的連、介用法，陳永正 (1986: 317-318) 僅指出其連詞用法出現於春秋時期，字作「與」，如例 (15)，陳永正並指出春秋銅器銘文中「與」作連詞僅此一例。不過，根據本文的考察，春秋銅器銘文中另有兩個「與」介於連、介用法的例子，¹⁷ 即例 (16)-(17)。

- (15) 喬君流盧與（與）朕以羸作無（鄆）者俞寶鬯。（喬君鉦，春秋晚期）
- (16) 唯正月初吉丁亥，鄆子成周與楚自作蘇鐘。（鄆子成周鐘，春秋晚期）
- (17) 侯氏易（賜）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與）鄆之民人、都鄙。（鬬縛，春秋中期）

表二及表三為本文所統計之先秦十六部傳世文獻及近年出土之戰國竹簡中「及／與」的連、介用法統計表。¹⁸ 結合前文對兩周金文「及／與」用法的分析以及表二及表三的統計數值，我們可以重新描述西周至戰國「及／與」連、介用法的發展。

¹⁷ 主語後的「及／與」究竟為連詞或介詞有時不易明確區分，過去學界有人提出不同手段來辨別，不過這些手段的有效性大多是仍有疑問的。相關分析可參見大西克也 (1998: 141)。在本文以下的分析中，主語後的「及／與」若非顯然可歸為連詞者，則優先歸為介詞。

¹⁸ 表二中《左傳》之次數不含《春秋》經文的次數。表三統計之出土戰國楚簡中「與」的介詞用法較連詞用法為多，比例約為 1.5:1，此統計結果與表一張玉金 (2010, 2012) 所統計者有較大出入。在張玉金的統計中，「與」的介詞用法較連詞為少，介詞用法楚簡加曾簡共僅 59 例，連詞用法則僅楚簡就有 97 例。這種差別或許是由於張文與本文對「與」之連、介用法定義不同之故。本文楚簡語料出處：包山楚簡出自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 (1991)；郭店楚簡出自荊門市博物館 (1998)；上博簡出自馬承源 (2001-2012)。睡虎地秦簡的統計數值乃取自大西克也 (1998: 139) 附表對睡虎地秦簡的統計。根據注 17 對連、介用法的界定，我們將大西克也表中介於連、介用法之「與」均歸為介詞。本文秦簡統計資料之所以取大西克也 (1988) 而不取張玉金 (2010, 2012)，主要理由即前文所述，張文與本文對連、介用法的定義似有較大差距之故。其他秦簡包括嶽麓秦簡——四及放馬灘秦簡，語料依序出自朱漢民、陳松長 (2010-201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9)。另外，由於清華簡二中所收錄之《繫年》即為本文所擬探討之目標，因此在本表及以下的戰國竹簡相關統計中均不計入。以下各表皆同。

表二：傳世文獻虛詞「及／與」用法統計表

文獻 用法	尚書	詩經	春秋	左傳	公羊	穀梁	國語	論語	孟子	墨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韓非	呂氏	國策	總計
及(介)	1	9	61	110	89	86	1	0	1	0	0	0	0	0	0	0	358
及(連)	8	18	21	124	25	19	29	0	0	46	0	0	4	6	13	17	330
與(介)	1	43	0	329	62	40	129	42	104	177	8	251	128	250	279	450	2293
與(連)	3	18	0	218	15	9	50	15	18	57	1	71	8	76	92	65	716

表三：出土戰國竹簡虛詞「及／與」用法統計表

文獻 用法	包山	郭店	上博 一一九	清華一、 三一七	楚簡 小計	睡虎地 秦簡	其他 秦簡	秦簡 小計
及(介)	0	0	0	5	5	0	0	0
及(連)	0	1	6	18	25	197	254	451
與(介)	14	31	44	21	110	77	109	186
與(連)	17	6	37	13	73	3	0	3

首先，「及」的介詞用法主要見於西周至春秋中晚期的文獻中，包括前引西周銅器銘文、《尚書》及《詩經》，其次則為《春秋》及《春秋》三傳。前引魏培泉(1982: 46)指出，從《論語》等文獻來看，孔子時期魯國的語言已不用「及」，若《春秋》確實為孔子所作，則用「及」應只是仿古的做法，而《左傳》用「及」則應是模仿《春秋》的緣故。我們認為，《春秋》之所以用「及」不用「與」，除了仿古的因素外，也可能是由於其所據史料，尤其是較早期的史料多用「及」，為統一史書體例，故全書均用「及」而不用「與」。至於《公羊傳》與《穀梁傳》中之虛詞「及」，前引徐蕭斧(1981)已指出，二書之「及」只出現在引用或解釋《春秋》經文的地方，且作者在文中經常用「與」來取代「及」，可見當時的語言已經不用「及」字了。綜上所述，「及」的介詞用法大約於西周中期發展出來，但使用範圍不廣，戰國以後，「及」的介詞用法基本消失，¹⁹ 而由「與」所取代。

其次，「及」的連詞用法雖然從西周至春秋戰國的文獻都可見到，不過，從表二及表三中「及」的分布來看，「及」在西周中期以前發展出連詞用法後，到了春秋晚期以後，這個用法主要只由居於西周土地的秦國繼承，故出土秦簡中連詞主要

¹⁹ 戰國以後「及」用作介詞者僅偶見於引文中，如《孟子·梁惠王上》：「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例亦為《尚書》中「及」作介詞的唯一例句。又，表三清華簡中「及」用作介詞者均見於《尚書》類之篇章。

用「及」；至於東方各國，「及」的連詞用法則大致被新興的「與」所取代。不過，東方各國「及／與」的連詞使用情況亦有差異：由東方的齊魯到宋國再到南方的楚國一帶，「及」的用法基本消失，故《論》、《孟》、《老》、《莊》、《屈原賦》等書均無「及」的連詞用法；《墨子》一書連詞雖「及／與」並用，不過，根據前引徐蕭斧 (1981) 的考察，《墨子》前半部基本只用「與」，而李學勤 (1994: 142) 推斷為秦人作品的後半部〈城守〉各篇則基本用「及」；三晉地區雖主要用「與」作連詞，但仍保留少數「及」的連詞用法，因此，《荀子》、《韓非子》及所載事蹟包括三晉在內的《國語》、《戰國策》等書連詞均並用「及／與」，但「及」的比例較「與」少得多；²⁰ 最後，《呂氏春秋》雖一向被認為是秦人的作品，不過，從書中「及／與」用作連詞的比例來看，與出土秦簡仍有較大差異，而接近三晉一帶的用法。至於秦簡以外的戰國竹簡中「及／與」的連詞分布，根據本文的考察，用「及」者在郭店及上博簡中共有 7 例，其中 2 例見於郭店及上博〈緇衣〉引《尚書》之文，其他 5 例為例 (18)-(22)。至於清華簡中「及」用作連詞的例子則多見於《尚書》類之篇章，如〈尹至〉、〈尹誥〉等，其他則為敘述春秋史事的篇章，如〈鄭武夫人規孺子〉、〈越公其事〉等。

(18) 四海之內及四海之外皆請貢。(《上博二·容成氏》19-20)

(19) 兄及弟斯，鮮我二人。(《上博四·逸詩·多薪》1)

(20) 相隨、中舍與五連少小子及寵臣皆屬。(《上博四·東大王泊旱》15)

(21) 必召邦之貴人及邦之奇士、御卒、使兵。(《上博四·曹沫之陳》29)

(22) 心目及言，是善敗之經。(《上博六·用曰》1)

第三，前文指出，可分析為介詞的「與」在出土文獻中首見於春秋晚期之銅器銘文，不過，從《論語》等記錄春秋晚期孔子及其弟子言論之文獻已全書用「與」的情況來看，介詞用「與」已是當時語言的主流，因此，「與」作介詞的時代當早於此。銅器銘文之所以少見用「與」作介詞的用法，可能是由於銅器銘文一般多承襲古語，較少反映當時語言，尤其是較少反映當時列國方言的緣故。從表二及表三的統計數值來看，「與」作介詞可說是春秋到戰國晚期全國性的「通語」，²¹ 西

²⁰ 前文指出《左傳》用「及」可能是由於模仿《春秋》的緣故，不過，從《國語》等書中「及」連、介並用的情況來看，《左傳》中的連詞「及」也可能是作者實際仍在使用的語言。

²¹ 表二中《尚書》及《詩經》的時代一般認為有早至周初的。不過，《尚書》中之「與」僅見於一

漢以後，「與」仍為文獻中主要的介詞。

最後，前文指出，「與」的連詞用法在出土文獻中首見於春秋中期之銅器銘文。和「與」用作介詞的情況相同，在《論語》等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文獻中，連詞用「與」已是當時語言的主流。和「與」作介詞的情況不同的是，「與」作連詞並未完全取代「及」，而是如上所述，「及」的連詞仍完整保留於秦語中，在三晉等地亦保留少數用例。

分析完西周至戰國「及／與」的連、介用法後，我們再回頭看《繫年》中「及／與」的用法。表四是本文所整理的《繫年》各章敘事時代及「及／與」用法統計表。為節省篇幅，我們將下文即將探討的「于／於」也一併列入本表。

表四：《繫年》各章「及／與」、「于／於」用法統計表

章	敘事年代	及(介)	及(連)	與(介)	與(連)	于	於
1	西周 (11 th -8 th B.C.)					6	
2	西周 (781-694 B.C.)		1		1	12	
3	西周 (11 th -770 B.C.)					4	
4	西周-春秋中期 (11 th -629 B.C.)					6	1
5	春秋早中期 (684-637 B.C.)		1			3	8
6	春秋中期 (666-635 B.C.)		1	1		6	1
7	春秋中期 (633-632 B.C.)	1	5			1	2
8	春秋中期 (630-627 B.C.)			3		1	2
9	春秋中期 (621-620 B.C.)				2	3	
10	春秋中期 (620-615 B.C.)				1	2	
11	春秋中期 (617-594 B.C.)					2	1
12	春秋中期 (600 B.C.)					2	
13	春秋中期 (597 B.C.)					2	
14	春秋中期 (592-588 B.C.)					7	1
15	春秋中晚期 (613-505 B.C.)			3	1	4	4
16	春秋中晚期 (584-573 B.C.)		1	1		1	5
17	春秋晚期 (558-548 B.C.)					2	5
18	春秋晚期 (546-503 B.C.)		2	1	1	5	2

般認為較晚的〈金縢〉一篇中，而同樣用「與」的《詩經·大雅》雖一般認為屬於西周時代的作品，不過，由於《詩經》的寫定時間較晚，因此寫定時也可能是用當時語言中的「與」來記錄。這一點由《詩經》常用之並列連詞與西周金文及《尚書》均不相同即可證明。

表四：《繫年》各章「及／與」、「于／於」用法統計表（續）

章	敘事年代	及（介）	及（連）	與（介）	與（連）	于	於
19	春秋晚期 (529-494 B.C.)			2		1	1
20	春秋晚期-戰國早期 (585-430 B.C.)			5	1	4	1
21	戰國早期 (425-424 B.C.)			2		1	2
22	戰國早中期 (407-ca.385 B.C.)			4	1	3	5
23	戰國早中期 (404-397 B.C.)			3	6	1	12
總計		1	11	25	14	79	53

上表中「及／與」在各章中的用法及分布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及」的介詞用法僅有 1 例，敘事年代為春秋中期，這點與前述「及」的介詞用法在出土及傳世文獻中所見的情況相符。其次，「及」的連詞用法共 11 例，其中 8 例用於前七章，敘事年代為春秋中期以前，其他 3 例分別見於第十六章（1 例）及第十八章（2 例），敘事年代為春秋晚期。值得注意的是，敘事時代較晚的這 3 例連詞「及」均出現於「楚大夫會三晉大夫及諸侯之大夫」的句式中，如例 (23)，這類句式屢見於《春秋》經文中，如例 (24)。根據前文分析，「及」的連詞用法在楚國是較早消失的，因此，《繫年》中敘述春秋晚期楚國事件的這兩個章節之所以使用「及」作連詞，可能只是延襲《春秋》經文的套式，未必反映楚國當時實際的語言中仍以「及」作連詞。²² 其三，「與」的連、介用法除 1 例見於時代較早的第二章敘周幽王史事中外，其餘各例均見於春秋中期以後，在後四章敘戰國史事中更為多見，這點也與前述「與」在文獻中的用法基本相符。

(23) 楚王子罷會晉子燮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繫年》第十六章，簡 88-89）

(24) 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左傳·襄公三年》）

根據以上的論證，我們認為，《繫年》的文本構成方式與《左傳》有相近之處。前引魏培泉 (1982: 45-47) 分析《左傳》使用的語言指出，作為一部史書，作者不可避免的必須根據來自不同時空的史料或傳聞來寫作，早期史料寫定較早，可能包含較多早期的語言，傳聞則由於寫定時間較晚，可能包含較多當時的語言，因

²² 本段論述承蒙審查人惠賜意見，謹此誌謝。

此，史書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包含各種雜糅的語言。²³《左傳》中的「及」基本即是受早期史料的影響，而「與」則較多的反映了當時的語言。《繫年》與《左傳》同為史書體裁，因此，《繫年》也同樣具有《左傳》「及／與」連、介互用的語言雜糅的特色。與《左傳》不同的是，由於《繫年》並未依附具有統一體例的經文，因此較《左傳》更能反映出不同時期史料的語言現象，如「及」在春秋以後基本消失於東方各國的語言，因此在《繫年》中也未見使用。

最後，我們附帶討論《繫年》中共事介詞的一種特殊用法，即用「以」來取代一般用「與」的地方，如例 (25)。先秦「以」、「與」一般用法有別，「以」多用於引介處置對象，「與」則多用於引介共事對象，例 (25) 之「以」用於引介共事對象可說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用法。

- (25) 文王為客於息，蔡侯與從，息侯以文王飲酒。(《繫年》第五章，簡 26-27)

(二)「于／於」

關於介詞「于」和「於」的用法與區別，歷來學者也做了相當多的研究。前引高本漢 (1971[1936]) 提出七個語言證據證明左語與魯語確有區別，除了前文探討的「及／與」外，另一個證據即「于／於」的用法。根據高本漢 (1971[1936]: 69-77)，「于／於」之用法在左語中有一定的規律，「于」多用於地名之前，「於」多用於人物之前。魯語中則無此規律，而大多用「於」。

魏培泉 (1982: 45-46) 不同意高本漢所指出的「于／於」區別與方言有關，而認為與前文探討的「及／與」情況相似，亦即與時代及文體有關。魏培泉指出，「于」的時代早於「於」，在《論語》及其他先秦諸子的年代，語言中應只有「於」而沒有「于」，因此，諸書基本只用「於」，而「于」則大多只出現在引用古書、仿古或相傳的文字中。²⁴ 傳說為孔子作的《春秋》只用「于」而不用「於」，²⁵ 這是由於《春秋》為模古體，而《左傳》之所以兼用「于／於」，則

²³ 何樂士 (2000a, b) 也根據若干虛詞用法指出《左傳》前八公與後四公的語法有明顯差異，這類差異應該也和所據史料之時代先後有關。

²⁴ 根據魏培泉 (1982: 45) 的考察，《論語》扣除引用古書及相傳的文字外，只有一例作「于」，《孟子》則只有二例。其他如《墨子》、《荀子》等書的例子也極少。

²⁵ 按，《春秋》並非完全不用「於」，只是次數較少。根據本文的統計，《春秋》中「于」共出現 370 次，「於」出現 19 次，比例約為 19.5:1。

是由於其體裁新舊雜糅的緣故。

聞宥 (1984) 也不同意高本漢對「于／於」區別的看法，而認為「于／於」的區別是時間的先後。根據聞宥對「于／於」的考察，甲骨文中只有「于」字，沒有「於」字；春秋末期 (ca. 500B.C.) 東海岸一帶的銅器銘文中才開始出現「於」。「於」原作嘆詞用，後來由於在東方口語中「於」之讀音和「于」相近，故借為介詞用，其後並由儒家經典傳寫開來。

風儀誠 (2007) 同意聞宥 (1984) 所指出的「于」的時代早於「於」的說法，他利用近年出土的戰國文獻，分析這兩個字在戰國時期的用法以及在文獻中的傳寫習慣。根據風儀誠對楚國境內出土的銅器、帛書及竹簡的考察，西元前五世紀前期，楚文化區域內「于／於」二字仍同時使用，至戰國晚期，楚文化區域的人書寫習慣基本用「於」為介詞，而「于」則帶有某種更古老的用法痕跡。在包山、望山等非書籍文獻中，介詞只用「於」，不用「于」；在郭店及上博等書籍類文獻中，「於」字出現次數較多，「于」則主要出現在以下三種場合：一、時代較早的文獻，如上博三之《周易》；二、引用古書，如例 (26)-(27)；三、雖非直接引古書，不過還是受到早期用字的影響，或者由於描述早期的事情，故按以前的習慣用字，如例 (28)-(29)。

(26) 《詩》云：「淑慎爾止，不侃于儀。」(《郭店·緇衣》32)

(27) 《君奭》云：「昔在上帝蓋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郭店·緇衣》36-37)

(28) 耆老問于彭祖曰。(《上博三·彭祖》1)

(29) 虐于百豫。(《上博五·姑成家父》1)

陳民鎮 (2013: 212-223) 分析《繫年》中「于」的用法指出，《繫年》中「于」出現的次數較多，與此前的楚簡、秦簡材料所反映的信息差別較大，應是受史料的時代性制約，同時與其屬於敘事體史書的因素有關。

朱歧祥 (2014) 比較《左傳》、《繫年》及近年出土的其他戰國楚簡中「于」、「於」的用法後指出，由春秋中葉以後，文獻中「於」的用例已逐漸超過「于」，至戰國時期則已普遍用「於」而罕用「于」，然而，代表戰國中期的《繫年》中，「于」的用例卻反而超過「於」，他認為這是一個反常現象，不過，他並未對此一現象作出進一步的解釋。

宮島和也 (2017) 分析楚、秦簡中「于」、「於」的使用頻率後指出，楚簡以用「於」為主，秦簡則「于」、「於」混用，因此，他認為用「於」取代「于」不是單純的時間問題，而是存在著地域差異，他同時根據《國語》中，〈周語〉等篇多用「于」而〈楚語〉則多用「於」的傾向，證明楚國語言確實以用「於」為主。

我們同意前述學者所指出的「于」的時代早於「於」，且其介詞用法後來為「於」所取代的說法。²⁶ 表五及表六為本文所統計之先秦十六部傳世文獻及近年出土之戰國竹簡中「于／於」介詞用法統計表，²⁷ 這兩個表的統計結果與前述學者對先秦「于／於」用法的分析大致相符。在傳世文獻中，《尚書》及《詩經》的時代較早，故多用「于」，《春秋》基本用「于」，應有史料來源較早及作者刻意仿古兩方面的因素。《左傳》「于」、「於」的使用次數相當，主要應是由於所據史料新舊雜糅，也不排除作者刻意模仿《春秋》用語。《公》、《穀》二傳的「于」多於「於」，應是受到《春秋》的影響。《國語》以下的文獻，「於」的用法均遠超過「于」，其中除《國語》因多記古史，故「于」仍較常出現外，戰國以下諸子大致都是以用「於」為主，「于」則如前引魏培泉 (1982) 所指出的基本只出現在引古書或相傳的文字中。出土戰國竹簡中的郭店簡與上博簡的情況與戰國諸子大致相同，「於」之用法均遠多於「于」，清華簡則由於有多篇時代相對較早的《尚書》類及敘述春秋史事的篇章，因此「于」的使用仍相當普遍，至於非書籍類的楚國本土文本包山楚簡中則未見任何一個「于」作介詞的例子，可見楚國當時的語言中介詞應如前引風儀誠 (2007) 指出的已經只用「於」而不用「于」了。

表五：傳世文獻介詞「于／於」統計表

文獻 用法	尚書	詩經	春秋	左傳	公羊	穀梁	國語	論語	孟子	墨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韓非	呂氏	國策	總計
于	384	244	370	1504	541	454	167	7	39	38	0	6	10	7	48	7	3826
於	8	12	19	1710	70	150	867	176	505	587	48	810	565	1274	1113	1711	9625

²⁶ 不過「於」可能並不如聞宥 (1984) 所指出的是在春秋末期首先出現於東方，再由儒家經典傳播到其他各國，因為在春秋晚期的楚國荊曆鐘銘文中已出現「於」的介詞用法，而當時儒家的經典恐怕尚未傳至楚境。荊曆鐘銘文作：「隹（唯）哲（荊）篤（曆）屈柰，晉人救戎於楚競（境）」，根據馬承源 (1990: 426)，「晉人救戎於楚競（境）」一事發生在魯哀公四年 (491 B.C.)，早於孔子逝世之年十二年。另外，根據前引宮島和也 (2017) 的分析，以「於」取代「于」的速度存在地域差異，其中楚是最早以「於」取代「于」者，周、晉各國次之，秦則至戰國末年，「于」仍在使用中。

²⁷ 表五中《左傳》之次數不包含《春秋》經文的次數，其他秦簡同注 18。

表六：出土戰國竹簡介詞「于／於」統計表

用法 \ 文獻	包山	郭店	上博 一一九	清華一、 三一七	楚簡 小計	睡虎地 秦簡	其他 秦簡	秦簡 小計
于	0	5	48	131	184	4	19	23
於	127	156	332	162	777	58	12	70

分析完「于／於」在各類文獻中的用法後，我們接著看《繫年》中「于／於」的情況。《繫年》各章中「于／於」的出現次數見上文表四。從表四可以看出，「于／於」在《繫年》各章中的分布與前述「于／於」的時代發展基本相符。根據李學勤 (2011)，《繫年》二十三章依講述時代大致可分為三部分：一、第一至四章，西周開始到平王東遷、兩周之際；二、第五至十九章，春秋時期；三、第二十至二十三章，戰國時期。以下分析「于／於」在各個部分中的分布情形。

首先，第一部分的前三章只用「于」不用「於」，到第四章才出現第一例介詞「於」，這一點與前述「于」早於「於」，且在西周時代尚未出現的現象基本一致。其次，第二部分只用「于」的包括九、十、十一、十三章，其中九、十章主要記載晉、秦兩國史事，這兩章中「于」的用法符合前引宮島和也 (2017) 所指出的晉、秦二國「于」之使用頻率較高的現象。十二、十三章則主要記載楚國史事，這兩章之篇幅均較短，十三章甚至有缺文，可能因此並未反映出楚國語言以用「於」為主的傾向。除了這四章外，其他各章均為「于／於」並用。「于／於」在《繫年》第二部分出現的次數分別為「于」42 次，「於」32 次，「于」略多於「於」（「于」約佔 57%）；同樣記載春秋史事的《左傳》不含經文時「於」出現 1710 次，略多於「于」的 1504 次（「于」約佔 47%）。從比例來看，二者在「于／於」分布上的差異不大。第三部分四章與第二部分同樣是「于／於」並用，不過，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亦即主要記載楚國事件之第二十一及二十三章均基本用「於」，兩章中各只出現一個「于」字，文例均為「朝于楚」。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下文會有進一步的論述。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繫年》各章中「于／於」用法與所敘史事的年代或國別密切相關，敘西周史事時基本用「于」，敘春秋史事時「于／於」並用，敘戰國楚國史事時則主要用「於」。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解釋為，《繫年》作者所據史料寫定之年代大致與所敘事年代相差不遠，且作者在編寫時基本承襲原始史料的用字習慣，因此，《繫年》各部分才會呈現這種「于」消「於」長的趨勢。

最後，我們附帶探討《繫年》與《左傳》中「于／於」之後接成分類別以及與

之搭配之動詞的相關問題。

前引高本漢 (1971[1936]: 69-77) 指出,《左傳》的「于/於」用法有一定的規律,根據他的統計,後接人物時,「於」約為「于」的 7 倍(「於」581 次,「于」85 次);後接地名時,「于」約為「於」的 5 倍(「于」501 次,「於」97 次),這兩類「于/於」的用法不同,不能互換。後接非地名之處所名詞時,二者次數相當(「于」182 次,「於」197 次),可以互換。他同時指出,這個比例在《左傳》全書是一致的。對於高本漢所指出的「于/於」差異,魏培泉 (1982: 46) 的解釋是,《左傳》作者所引之史料包括正史及傳聞,正史多地名,故《左傳》地名多用「于」;依傳聞,則多用當時的語言「於」。他認為這種解釋可以說明何以高本漢的分別只是比例的大小,而非絕對的區別。

我們同意魏培泉 (1982) 對《左傳》「于」、「於」區別的解釋。根據本文的考察,《左傳》中「于/於」二字的用法有時雖如高本漢所指出的「于」傾向接地名,「於」傾向接人物,如例 (30)-(31),不過,相反的例子也很多,如例 (32)-(37)。例 (30)-(31) 為同一段敘述中「于」接地名、「於」接人物的例子,這種現象似乎顯示作者有意區別這兩類用法,不過例 (32)-(34) 均為對句,前後兩句均接地名,而一用「于」,一用「於」;例 (35) 前後均為人物,同樣一用「于」,一用「於」;最後,例 (36)-(37) 前後一為人物,一為地名,卻兩者皆用「于」。如果「于/於」後接地名及人物這兩種用法確如高本漢所指出的有分別而不能互換,那麼,除非例 (32)-(35) 這類上下文中「于/於」互用的情況都是後世傳寫之誤,否則這種情況恐怕是很難解釋的。²⁸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左傳》雖因承襲正史而較多用「于」,但在「于/於」的使用上並沒有有一定的規律。²⁹

(30)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左傳·文公九年》)

(31)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左傳·定公四年》)

²⁸ 根據高本漢 (1971[1936]: 78) 的研究結論,《左傳》全書語法一致,因此應是一個人或同屬一派及一個地方的人用自己的語言重新寫的,其中語法一致即包含「于/於」用法在後接人物及地名時的規律。不過,如果「于/於」的用法在作者的語言中確有規律,那麼例外應該不多。即使作者偶有疏忽,也不應該在這麼多處相鄰的上下文中出現與自身語法規律不符的用法。

²⁹ 當然,這種情況也可能是由於所據史料原就不一致,不過,即使是這樣,至少表示在《左傳》作者的語言中,這種不一致的現象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這類用法的「于/於」實際上是可互換的。

- (32) 一人門於句躄，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左傳·文公十五年》)
- (33)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左傳·宣公三年》)
- (34)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左傳·定公六年》)
- (35)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 (36) 天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左傳·僖公四年》)
- (37) 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左傳·哀公十六年》)

《繫年》「于／於」後接地名及人物時的比例與《左傳》有較大差異。參照高本漢(1971[1936])的區別標準，我們將《繫年》中「于／於」後接成分的類別統計如表七。從表七的數值可以看出，《繫年》無論是後接地名或人物，其比例均不若《左傳》懸殊。《繫年》中後接地名時雖同樣以用「于」者為多，但相較於高本漢所統計的《左傳》「于／於」比的 5:1 來說，只有 1.7:1 的《繫年》比例明顯較低；後接人物時，比例差距更大，據前引高本漢統計，《左傳》的「于／比」比為 1:7，在《繫年》中則只有 1:1.1，亦即後接人物時，「于／於」的次數相當。

表七：《繫年》「于／於」後接成分類型統計表

	于	於	于／於
地名	57	34	1.7/1
人物	12	13	1/1.1

從《繫年》的整體來看，作者在後接人物或地名時用「于」或「於」與《左傳》同樣是沒有一定規律的，如例(38)與(39)同樣記載弭兵之會的盟誓地點「宋」，例(40)與(41)同記召人於他國，例(42)與(43)同記戰爭地點，然各組例句都是一用「於」，一用「于」，此外，例(44)與(45)為同一章中記載吳服楚事，同樣是一用「于」，一用「於」。

- (38) 楚王子罷會晉文子燮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曰：「弭天下之甲兵。」(《繫年》第十六章，簡 88-89)
- (39) 楚康王立十又四年，令尹子木會趙文子武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繫年》第十八章，簡 96-97)

- (40) 懷公自秦逃歸，秦穆公乃召文公於楚。(《繫年》第六章，簡 37-38)
- (41) 乃命左行蔑與隨會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繫年》第九章，簡 50-51)
- (42) 昭王歸隨，與吳人戰于析。(《繫年》第十五章，簡 83-84)
- (43) 陽城桓定君率犢關之師與上國之師以交之，與之戰於桂陵。(《繫年》第二十三章，簡 127-128)
- (44) 楚莊王立，吳人服于楚。(《繫年》十五章，簡 74)
- (45) 吳焉又服於楚。(《繫年》第十五章，簡 80)

儘管《繫年》中的「于／於」在後接不同類別的成分時並無明顯規律，不過，在所搭配的動詞中，某些動詞似乎只固定搭配「于」。根據本文的統計，與「于／於」搭配之動詞次數超過 3 個的共有 16 個動詞，在這 16 個動詞中，只有「至」與「朝」固定搭配「于」字，其他各詞皆同時搭配「于／於」。「至于」在《繫年》中共出現 4 次，3 次後接地名，如例 (46)；1 次後接人名，如例 (47)。在字形方面，2 次作𠄎(《繫年》第一章，簡 2；《繫年》第十六章，簡 90)、1 次作𠄎(《繫年》第十七章，簡 92)，1 次則分開作𠄎(《繫年》第六章，簡 34)。也就是說，「至于」在《繫年》中似乎是一個較固定的搭配組合，因此「至」從不與「於」搭配。「朝于」在《繫年》中共出現 4 次，後接朝覲的對象，如例 (48)-(49)。「朝于」在《春秋》共出現 3 次，在《左傳》出現 23 次，同樣是後接朝覲對象。根據前引高本漢 (1971[1936]) 的統計，《左傳》中後接人物時以用「於」為主，然而，後接朝覲對象的「朝於」在《左傳》卻只出現 1 次，其餘皆作「朝于」。這個現象或許可以解釋為《左傳》之「朝于」乃承襲《春秋》經文而來，且已成為較固定的搭配組合。《繫年》中的「朝于」或許也是這類固定搭配用法，因而在第二十三章通篇出現 12 次「於」的情況下，「朝」仍與「于」搭配。

- (46) 厲公先起兵，率師會諸侯以伐，季(至于)涇。(《繫年》第十章，簡 89-90)
- (47) 季(至于)厲王，厲王大虐于周。(《繫年》第一章，簡 2)
- (48) 明歲，齊頃公朝于晉景公。(《繫年》第十四章，簡 72)
- (49) 楚簡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繫年》第二十一章，簡 114)

(三)「焉」

「焉」是前引陳民鎮 (2012) 指出《繫年》中用法不同於一般楚地文獻之虛詞。本節分析先秦傳世及出土文獻中「焉」的用法及分布，對這個問題作較為詳細的論述。

「焉」在先秦傳世文獻中主要有三類用法，一是相當於內含介詞「於」的複指代詞，如例 (50)；³⁰ 二是用作疑問詞，如例 (51)-(52)，³¹ 三是用作關連副詞，如例 (53)。第二類用法在文獻中又寫作「安」，如例 (54)-(55)；第四類用法在文獻中又寫作「安」、「案」、「按」，如例 (56)-(58)。³²

(50)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禮記·檀弓下》）

(51)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孟子·離婁上》）

(52)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語·子罕》）

(53)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墨子·兼愛上》）

(54)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莊子·山木》）

(55) 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荀子·榮辱》）

(56) 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戰國策·趙策一》）

(57) 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戰國策·趙策一》）

(58) 人皆喪失之，我按起而治之。（《荀子·富國》）

上述一、二類用法在傳世文獻中均相當常見，第三類用法則較少見，且集中出現在某些典籍中。表八是本文所統計的先秦十六部傳世文獻中「焉（安／案／按）」的用法統計表。³³ 從表中可以看出，代詞「焉」在先秦十六部文獻中均出

³⁰ 「焉」的這個定義根據魏培泉 (2004: 69)。有些學者將這類用法的「焉」稱為兼詞，不過，由於「焉」主要是指代性質，因此我們仍將它歸為代詞。另，有學者指出先秦某些代詞「焉」的用法指代性已經消失而虛化為語氣詞，不過，關於「焉」之指代性消失與否，學者間的意見並不一致，此外，如何判斷「焉」指代性是否消失也缺乏客觀的標準，因此，本文在此暫不區分這兩類用法。

³¹ 這類用法包括疑問代詞及反詰副詞兩類，例 (51) 為典型的疑問代詞用法，例 (52) 為典型的反詰副詞用法。不過，由於「焉」的反詰副詞用法乃由其疑問代詞用法發展而來，在實際例句中經常有兩可或難以判斷的情況，因此，我們將這兩類用法合為一類。










³² 關於「焉」的各類用法，可參考李佐豐 (2003)、魏培泉 (2004)、劉利、李小軍 (2007) 及張玉金 (2011) 等相關論述。

³³ 《楚辭》只統計〈離騷〉至〈九章〉。

現，除《尚書》及《老子》外，出現之次數均相當多；疑問詞用法的分布亦較廣泛，除《尚書》未出現，《詩經》、《公羊傳》、《穀梁傳》及《老子》次數較少外，其他文獻中出現的次數亦不少；關連詞用法則主要集中在《荀子》、《墨子》及《楚辭》，其他文獻都僅有零星次數或並未出現。

表八：傳世文獻虛詞「焉」用法統計表

文獻 用法	尚書	詩經	左傳	公羊	穀梁	國語	論語	孟子	墨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韓非	呂氏	國策	楚辭	總計
代詞(焉)	3	21	769	91	72	294	60	126	135	9	183	248	109	149	99	15	2383
疑問詞(焉)		1	109	1	2	25	26	13	6		6	9	20	13	16	18	265
關連詞(焉)		1	2			3			14			6		2	0	7	36
疑問詞(安)		1	14		2	21	1		4	1	25	13	58	13	46	13	212
關連詞(安)	1					2			1	1		14		2	1		22
關連詞(案)												30			1		31
關連詞(按)												1			1		2
代詞(焉)	3	21	769	91	72	294	60	126	135	9	183	248	109	149	99	15	2383
疑問詞 (焉/安)	0	2	123	1	4	46	27	13	10	1	31	22	78	26	62	31	477
關連詞 (焉/安/案 /按)	1	1	2	0	0	4	0	0	15	1	0	51	0	4	3	7	89

在目前出土的戰國文獻中，與前述傳世文獻寫作「焉（安／案／按）」之用法相同的字主要有以下幾類字形，第一類作「女」字旁加「、」或「人」形，如（《郭店·老子丙》3）、（《郭店·魯穆公問子思》4）、（《繫年》第二章，簡9）；第二類為第一類字形上加「宀」，如（《上博二·民之父母》3）、（《郭店·五行》43）；第三類作（中山王譽壺）、（《睡虎地秦簡·日書》113）。另，以下兩類字形亦有學者釋為「焉」，即（《郭店·六德》34）及（《上博六·慎子曰恭儉》2）。

上述各類字形中，第一類字形一般隸定為「安」、「女」或「女」，讀為「安」或「焉」；第二類一般隸定為「安」，讀為「安」或「焉」；第三類字形隸定為「焉」，讀為「焉」。其他兩類字形分別隸定為「言」及「羊」，讀為

「焉」。³⁴ 出土戰國竹簡中「焉」的用法與傳世文獻大致相同，亦即可作代詞（如例 (59)）、疑問詞（如例 (60)-(61)）及關連副詞（如例 (62)-(63)）。

(59) 是故上苟身服之，則民必有甚焉者。（《郭店·成之聞之》6-7）

(60) 吾毋有它，正公事，雖死，焉逃之？（《上博五·姑成家父》5）

(61) 楚邦有常故，焉敢殺祭？（《上博四·東大王泊旱》5、7）

(62) 三日，焉令龔之腓見。（《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腓》10）

(63) 既祭之後，焉修先王之法。（《上博五·競建內之》4）

表九是本文所統計的出土戰國竹簡中「焉」的各類用法統計表。從表九可以看出，楚簡與秦簡在「焉」的用法上有較大差異，秦簡之「焉」只用作代詞，而楚簡之「焉」則三類用法都有。此外，將表九與表八相較可以看出，先秦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焉」的各類用法比例也有較大差異。傳世文獻中，「焉」最常用作代詞，其次為疑問詞，關連副詞的次數最少，且比例差距懸殊。然而，在出土楚簡文獻中，雖然代詞用法的比例仍超過關連副詞用法，但代詞與關連副詞用法的比例遠較傳世文獻小。此外，關連副詞的用法超過疑問詞，這也是兩者差異較大的地方。

表九：出土戰國竹簡虛詞「焉」用法統計表

用法 \ 文獻	包山	葛陵	郭店	上博 一一九	清華一、 三一七	楚簡 小計	睡虎地 秦簡	其他 秦簡	秦簡 小計
代詞（女）	2		21	59	14	96			
疑問詞（女）			1	8		9			
關連詞（女）	3	2	6	25	14	50			
代詞（安）			2	3		5			
疑問詞（安）				1		1			
代詞（言）			5		2	7			
代詞（羊）				3		3			
代詞（焉）							24	12	36
代詞（女／安／言／ 羊／焉）	2		28	65	16	111	24	12	36
疑問詞（女／安）			1	9		10			
關連詞（女／安）	3	2	6	26	14	51			

³⁴ 以下各類字形均以「焉」代表。

巫雪如 (2011) 曾經從簡文能否代表楚人標準用法的角度出發，將目前出土的戰國楚簡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楚國本土文本，包括信陽、望山、天星觀、包山及新蔡葛陵等楚簡中的實用文書，如遣策、卜筮記禱簡、司法文書簡及日書等，這一類是最足以代表楚人標準用法的楚簡；第二類為記楚人楚事的篇章或產生於楚地的辭賦作品，包括上博四〈昭王及龔之旌〉、〈東大王泊旱〉，上博六〈平王問鄭壽〉，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鄭子家喪〉，上博八〈命〉、〈王居〉、〈志書乃言〉及〈李頌〉以下四篇，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靈王遂申〉、〈陳公治兵〉、〈邦人不稱〉等，這一類可作為次於第一類實用文書的楚國文本代表；第三類是其他楚簡，包含上述二類之外的其他楚簡，這類簡文中有一部分可能也是楚人所寫，不過因為無法確定，所以暫時不作區別。根據以上的分類標準，我們將各類簡文中出現的「焉」作關連副詞的次數統計如表十：

表十：關連副詞「焉」在各類楚簡中的見頻統計表

	篇名	次數	合計
第一類	包山	3	5
	葛陵	2	
第二類	上博四昭王毀室	1	11
	上博四昭王與龔之旌	1	
	上博四東大王泊旱	1	
	上博七鄭子家喪	2	
	上博八命	1	
	上博八蘭賦	1	
	上博九陳公治兵	4	
第三類	郭店老子丙	5	21
	郭店六德	1	
	上博二容成氏	1	
	上博三恆先	12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	1	
	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	1	

從表十可以看出，「焉」用作關連副詞在第一類楚國本土文本中共出現 5 次，在第二類記楚人楚事的篇章中共出現 11 次，可見這類用法在楚國並不罕見。前文指出，第三類簡文中有一部分可能也是楚人的著作，如果從「焉」作關連副詞的用法來看，相傳為楚人所作的《老子》以及有濃厚道家色彩的〈恆先〉均為楚人所作

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除去這兩篇可能為楚人的著作後，第三類簡文中「焉」用作關連副詞只有 4 個零星的用例。此外，根據表九所示，清華簡中用作關連副詞的「焉」共有 14 例，其中 9 例均見於可歸為第二類之記楚人楚事的〈楚居〉中。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焉」作關連副詞應該是楚地方言的一個特色。

前文分析傳世文獻中「焉」作關連副詞的分布時指出，這類用法主要集中在《荀子》、《墨子》及《楚辭》這三部書，其中《楚辭》為楚人屈原的作品，與楚國關係自不待言；《墨子》相傳為宋人之作，宋在戰國時期亦屬楚文化區域；荀子雖為趙人，但晚年入楚，著書時亦在楚國，其以「焉」為關連副詞的用法也可能是受楚地方言的影響。也就是說，根據傳世文獻「焉」作關連副詞的分布，也可證明這類用法與楚方言密切相關。

分析完「焉」在先秦傳世及出土文獻中的用法後，接下來分析《繫年》中「焉」的用法。根據本文的統計，「焉」在《繫年》中共出現 24 次，其中代詞 3 次，疑問詞 1 次，³⁵ 關連副詞 20 次，其中關連副詞的用法在前後各章中沒有明顯差異。從以上的統計可以看出，《繫年》中「焉」作關連副詞用法的次數是相當多的。清華簡一有〈楚居〉一篇，多數學者認為作者是楚人，其中「焉」作關連副詞的用法也有 8 次之多。³⁶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繫年》中「焉」的關連副詞用法應是其作者為楚人的語言證據之一。

「焉」在篇幅龐大的《左傳》中作關連副詞之用法僅有 2 次，與《繫年》相較可說有極大差異。在《左傳》中，與關連副詞「焉」用法相近者多作「於是」。如《國語》2 例「焉作」，《左傳》的相應文句皆作「於是乎作」，見例 (64)-(65)。³⁷

³⁵ 此例見於第九章「而焉將真此子」，「將」在先秦文獻中均置於「焉」字之前，《左傳·文公七年》記此事亦曰：「將焉真此」，簡文此處「焉將」二字恐誤倒。

³⁶ 〈楚居〉另有兩例可解作關連詞的「爰」字，即「爰生緄伯、遠仲」（簡 2）及「爰得妣馘」（簡 2-3）。根據 Kennedy (1940a, b) 的研究，「爰」、「焉」關係密切，音義相近。二字都含一個相當於「之」的附著成分 *-an*，「爰」是「于」與 *-an* 的合音，「焉」則為「於」與 *-an* 的合音。二字用作關連詞在先秦典籍並不多見，《詩經》用「爰」不用「焉」，除《詩經》外，《楚辭》、《淮南子》及《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見此類「爰」字用法；「焉」字多見於《墨子》，可見這類用法可能只是方言現象。根據本文的考察，「爰」的關連詞用法除見於梅廣 (2005) 所舉諸書外，亦見於《尚書》，如「爰及小人」（〈無逸〉）。我們認為，「爰」的關連用法可能主要見於先秦早期語言，其後以「焉」的形式保留在楚文化區域的方言內，其他地區則無這類用法。

³⁷ 不過，「焉」與「於是」的用法並不完全相同。「焉」一般歸為關連副詞，「於是」則歸為連詞。副詞與連詞的區別在於副詞不能出現在主語之前，而只能出現在主語之後或謂語之前，正文所引各例皆然；而「於是」除了可出現在副詞的位置上，如例 (65)，也可以出現在主語之前，如《左傳·襄公二年》：「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在這個位置上，「焉」是無

此外，《繫年》有多例「焉始」的用法，如例 (66)-(67)，《左傳》則有「於是始」的用法，如例 (68)-(69)。³⁸

- (64) 眾皆哭，焉作轅田。……眾皆說，焉作州兵。（《國語·晉語三》）
- (65) 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左傳·僖公十五年》）
- (66) 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繫年》第二章，簡 8）
- (67) 晉人殺懷公而立文公，秦晉焉始會好，戮力同心。（《繫年》第六章，簡 38-39）
- (68) 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 (69)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焉始」連用在傳世文獻中是相當罕見的，根據筆者所見僅有 2 例，見例 (70)-(71)，然此用法在篇幅不長的《繫年》中卻有 7 例。除《繫年》外，出土戰國竹簡中另有 3 例「焉始」，分別見清華簡一的〈楚居〉（1 例）及清華簡七的〈越公其事〉（2 例），可見此一用法應屬於楚、越等南方國家的語言特色。

- (70) 公輸子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墨子·魯問》）
- (71) 天子焉始乘舟。（《呂氏春秋·季春》）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繫年》與《左傳》在關連詞的使用選擇上是有較大差異的。前文指出，由於《繫年》與《左傳》均為史書體裁，其撰作必須依靠史料或傳聞，因此在某些字詞的用法上可能受到原始史料的影響，不過，在關連詞的選擇上，二者卻明顯有各自的特色。這種現象可能的解釋是，前文探討的「及／與」和「于／於」都屬於古今用法，能編纂史書的作者自然通曉古語，因此，在面對古今不同用字時，作者可能選擇保留原始史料中的古字。關連詞「於是」與「焉」則為不同方言的用法，尤其「焉」在當時可能只流行於楚文化區域一帶，因此楚人在編

法出現的。

³⁸ 「焉始」連用在《繫年》共出現 7 次，審查人指出，此一用法在傳世文獻中相當罕見，《繫年》中「焉始」使用頻繁的現象或許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纂史書時使用了自己的方言「焉」，而《左傳》則選擇了另一個用法「於是」。

(四)「乃」、「遂」

《繫年》中的關連副詞除「焉」外，另有「乃」與「遂」。表十一及十二為尤銳 (2016) 所統計之二詞在《繫年》中出現的情況：³⁹

表十一：尤銳 (2016) 副詞「乃」和「遂」在不同列國資料的出現

	周	晉	晉、楚 (第十八章)	楚
乃	14	14	1	3
遂	1	5	2	7

表十二：尤銳 (2016) 副詞「乃」和「遂」在不同章的出現

章號	1-4	5	6-10	11-13	14	15-16	17	18	19	20	21-23
乃	14	2	14			2					
遂	1		3	3		2	1	2		1	2

尤銳 (2016) 根據以上統計結果指出，「乃」主要出現在周和晉國的資料中，在楚國的資料中極少出現，因此他推測「乃」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而「遂」則沒有明顯的地域特色。不過他同時指出，由於「乃」主要出現在描述西周及春秋早期歷史的前九章中，而「遂」則主要出現在討論春秋中葉以後的章節，因此，他認為「乃」與「遂」的區別也可能是時代性的。

關於「乃」與「遂」的用法，尤銳 (2016: 244) 引用羅新慧的說法指出，「西周銘文常用是『乃』字，但是西周晚期的金文中，就已可見『乃』、『遂』並用的例子……。「乃』、『遂』意思雖然相近，但在語氣上還是有所不同，兩者恐怕不能相互替代。戰國時期文獻中『乃』仍然很常見，這說明它雖然起源早，但沿用的時間也很長，在許多情況下，沒有被『遂』取代。從這個角度來說，用『乃』和『遂』來說明時代的早晚可能不是非常可靠。」⁴⁰

表十三及表十四為本文所統計之先秦十六部傳世文獻及近年出土之戰國竹簡與

³⁹ 尤銳 (2016) 這個統計資料應該仍舊是引用自陳迎娣 (2013)，不過，這個統計資料恐怕也仍有問題的。根據本文的統計，「乃」作副詞在《繫年》中共出現 38 次，而非陳文所統計之 32 次，不過，這個些微的統計錯誤同樣不影響尤銳在這裡所提出的論點。

⁴⁰ 羅新慧之說法見於尤銳 (2016: 244) 當頁注釋 1，不過尤銳並未指明出處，似為私人交流時所提出。

中「乃／遂」的副詞用法統計表。⁴¹ 這兩個表的統計結果與前引羅新慧之說法大致相符，也就是說，「乃」從西周時期即為常用的關連詞，至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遂」也發展出關連詞的用法，不過，由於二者的語義及用法並不完全相同，⁴² 因此，「乃」並未被「遂」所取代，直至戰國末年，「乃」的使用頻率仍高於「遂」。因此，從《繫年》中「乃」、「遂」的分布來看，可以說《繫年》中時代較早的篇章基本只用「乃」而不用「遂」，這種現象符合「遂」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始發展出關連副詞用法的語言現象，從而證明《繫年》的編纂者所根據的史料較為古老且未經改動。

表十三：傳世文獻虛詞「乃／遂」用法統計表

文獻 用法	尚書	詩經	春秋	左傳	公羊	穀梁	國語	論語	孟子	墨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韓非	呂氏	國策	總計
乃	149	27	15	425	25	23	198	0	13	68	12	72	36	206	235	311	1815
遂	1	5	18	389	25	30	73	1	5	18	0	15	7	68	61	114	830

表十四：出土戰國竹簡虛詞「乃／遂」統計表

文獻 用法	包山	郭店	上博 一一九	清華一、 三一七	楚簡 小計	睡虎地 秦簡	其他 秦簡	秦簡 小計
乃	0	6	102	75	183	37	48	85
遂	1	0	8	4	13	0	0	0

四、結論：《繫年》文本構成及作者問題的討論

在前一節中，我們分析了「及／與」、「于／於」、「焉」及「乃／遂」在先秦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及《繫年》中的用法及分布，並根據這些用法及分布對《繫

⁴¹ 出處同注 18。

⁴² 根據筆者的初步觀察，「遂」作關連副詞時主要表順承，例如：「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這類用法的「遂」可與「乃」互換，例如：「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左傳·昭公十三年》）除這類順承用法外，「乃」還有其他多種用法不能與「遂」互換，如表轉折，例如：「將以為樂，乃得憂焉。」（《荀子·王霸》）；表方才之意者，例如：「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傳·定公十五年》）。此外，在某些假設句中，例如：「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左傳·隱公三年》）其中的「乃」也無法用「遂」來替換，可見這兩個詞在語義及用法上仍有相當大的差異。

年》的文本構成及作者問題做了初步的論證。以下綜合這些論證，談談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

首先，在《繫年》的文本構成方面，前文分析「及／與」的用法時指出，「及／與」有時代早晚的區別，在《繫年》中，敘事時代較早的章節多用「及」，時代較晚的章節多用「與」，顯示《繫年》所據史料新舊雜糅，且作者大抵承襲原始史料用字而未加改動。「于／於」的情況與「及／與」大致相同。

《繫年》內容之新舊雜糅除了表現在所用的詞彙上，也表現在文字的字形上。子居 (2012) 分析《繫年》前四章的簡文用字指出，第一章的「寅」字及第二章的「生」字字形與楚文字迥異，說明《繫年》原始材料中存在非出於楚人之手的部分。蘇建洲 (2012) 也指出，《繫年》第二章簡 5「叀(取)」字見於曾仲大夫盃蓋，「師」字多作「自」、「岄」，與甲骨、金文用字習慣相同，而與楚文字習慣寫的「帀」有別。此外，簡 47、53 之「葬」字及簡 106 之「縵」亦均與甲骨文有關，可見《繫年》的內容是較為古老的。

除了承襲史料的一面外，《繫年》某些字詞的用法也顯示出作者個人的特色，如使用楚方言中的獨特關連詞「焉」即為一例。除了「焉」的用法之外，這裡可以再補充一個具有楚國特色用法的例子，即《繫年》中的「使」字。根據巫雪如 (2011) 的考察，用「𠄎」(《繫年》整理者隸作「𠄎」，以下用「𠄎」為代表) 這個字形來記錄動作動詞「使」，用「囟／思」這組字形來記錄致使動詞「使」是戰國中晚期楚人的特殊書寫習慣，《繫年》中「𠄎」與「囟／思」的用法也反映了這個特殊書寫習慣。根據本文的考察，《繫年》中的動作動詞「使」共出現 8 次，全部用作派遣之義，如例 (72)-(75)，其中例 (75) 之「使」作「季」，是較特殊的寫法。用作致使動詞的「使」在《繫年》共出現 7 次，其中 6 次作「囟」，如例 (76)-(77)，1 次作「思」，見例 (78)。

(72) 息侯弗順，乃𠄎(使)人于楚文王曰：「君來伐我，我將求救於蔡。」
(《繫年》第五章，簡 24-25)

(73) 秦之戍人𠄎(使)人歸告曰：「我既得鄭之門管也，來襲之。」(《繫年》第八章，簡 46)

(74) 莊王即位，𠄎(使)申伯無畏聘于齊。(《繫年》第十一章，簡 58)

(75) 王命平夜悼武君季(使)人於齊陳湜求師。(《繫年》第二十三章，簡 137)

- (76) 惠公賂秦公曰：「我苟果入，囟（使）君涉河，至于梁城。」（《繫年》第六章，簡 33-34）
- (77) 景公欲與楚人為好，乃說鄖公，囟（使）歸求成，共王蚩（使）鄖公聘於晉，且許成。（《繫年》第十六章，簡 86-87）
- (78) 宋右師華孫元欲勞楚師，乃行，穆王思（使）驅孟（諸）之麋，徙之徒菑。（《繫年》第十一章，簡 56-57）

《繫年》的「蚩」與「囟／思」用法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亦即作者對「使」的詞義辨析非常嚴謹。在先秦漢語中，「使」用作派遣義及致使義皆可後接動詞詞組，因此，這類句中的「使」有時既可以理解為派遣，也可以理解為致使，如例 (77)「使歸求成」既可以理解為晉景公派鄖公回去求成，也可以理解為晉景公讓鄖公回去求成。不過，在《繫年》中，作者用了兩組不同的字形明確區分這兩類用法，凡「使」後的行為者為主語所能直接支配的人，簡文均用「蚩／季」，如例 (74) 之「申無畏」為楚莊王的臣下，可直接受楚莊王支配，故簡文用「蚩」字；若「使」後的行為者為主語所不能直接支配的人，則簡文用「囟／思」，如例 (76)「使君」之「君」指秦公，主語惠公對秦公沒有支配能力，故簡文用「囟」字。最明顯的例子為例 (77)，在同一簡中，晉景公希望與楚人修好，說服楚國臣子鄖公回去求成時使用的是表致使義的「囟」字，而楚共王派遣自己的臣子鄖公前往晉國時則使用表派遣義的「蚩」字。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繫年》作者對「使」字的字義分析相當精確，且在書寫字形的使用上也相當嚴謹。

其次，在《繫年》的作者方面，儘管前引陳民鎮 (2012) 指出《繫年》「及／與」和「焉」等虛詞用法與其他戰國楚簡差異較大，因而不能確定為楚人作品，不過，根據前文的論證，《繫年》「及／與」的用法反映的是史學著作新舊雜糅的特點，而「焉」的用法則與其他確定或可能為楚人所作之篇章一致，因此，說《繫年》的作者為楚人應大致沒有問題。

此外，大西克也 (2017) 雖指出《繫年》中有些用字不盡合乎楚國習慣，如「師」字多作「自」，與楚文字習慣寫的「帀」有別；其他如以「坵」為「地」、以「起」為「起」、以「且」為「且」，及以「事」為「使」等，均與楚國用字習慣不同，不過，他認為這是作者故意保存來自參考材料的用字，用意在於使初學國際歷史的子弟接觸外國用字。而《繫年》中楚王的諡號與本地楚簡或楚國本土文獻的用字高度一致，則可證明《繫年》的編者應為楚人。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繫年》的作者為楚人或與楚國關係密切且熟悉楚國語言文字習慣之人大致沒有問題。至於《繫年》的文本構成方式則一方面有承襲原始史料用字而不加改變的習慣，一方面亦有使用楚國特殊語言文字的習慣。也就是說，《繫年》的編纂主要是採取各個不同時代的史料編纂而成，不過，在編纂過程中，作者也融入了自己的方言成分，並在用字上表現出嚴謹的一面。

（責任校對：李育憬）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先謙 Wang Xianqian 撰，沈嘯寰 Shen Xiaohuan、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
《荀子集解》*Xunzi j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8。
- 司馬遷 Sima Qian 撰，裴駟 Pei Yin 集解，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張宗節 Zhang
Zongjie 正義，《新校本史記》*Xinjiao ben Shiji*，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81。
- 朱謙之 Zhu Qianzhi，《老子校釋》*Laozi jiao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4。
- 呂不韋 Lü Buwei 撰，陳奇猷 Chen Qiyou 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Lüshi chunqiu
xin jiao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 阮 元 Ruan Yuan 校勘，《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
館 Yiwen yinshuguan，1965，影印清嘉慶二十年 (1815) 江西南昌府學堂重刊本
Yingyin Qing Jiaqing ershi nian (1815) Jiangxi Nanchangfu xuetang chongkan ben。
- 洪興祖 Hong Xingzu，《楚辭補注》*Chuci bu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0。
- 韋 昭 Wei Zhao 注，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組 Shanghai shifan xueyuan guji
zhenglizu 校點，《國語》*Guoy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8。
- 孫詒讓 Sun Yirang，《墨子閒詁》*Mozi jiangs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1。
- 郭慶藩 Guo Qingfan 撰，王孝魚 Wang Xiaoyu 點校，《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北
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5。
- 陳奇猷 Chen Qiyou 校注，《韓非子集釋》*Hanfeizi jishi*，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shuju，1987。
- 劉 向 Liu Xiang 集錄，《戰國策》*Zhanguoc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8。

二、近人論著

-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Yinzhou Jinwen ji qingtongqi ziliaoku，[http://bronze.asdc.
sinica.edu.tw/qry_bronze.php](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 子 居 Zi Ju, 〈清華簡《繫年》1~4 章解析〉“Qinghuajian *Xinian* 1-4 zhang jiexi”,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182>, 2012 年 1 月 6 日。
- 大西克也 Onishi Katsuya, 〈並列連詞「及」、「與」在出土文獻中的分布及上古漢語方言語法〉“Binglie lianci ‘ji,’ ‘yu’ zai chutu wenxian zhong de fenbu ji shanggu Hanyu fangyan yufa”, 收入郭錫良 Guo Xiliang 編, 《古漢語語法論集》*Guhanyu yufa lunji*, 北京 Beijing: 語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 1998, 頁 130-143。
- _____, 〈清華簡《繫年》為楚簡說——從楚王諡號用字探討〉“Qinghuajian *Xinian* wei Chujian shuo: cong Chuwang shihao yongzi tantao”, 收入楊榮祥 Yang Rongxiang、胡敕瑞 Hu Chirui 主編, 《源遠流長: 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AEARU 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Yuanyuanliuchang: Hanzi guoji xueshu yantaohui ji AEARU di san jie Hanzi wenhua yantaohui lunwenji*,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7, 頁 36-45。
- 尤 銳 Yuri Pines, 〈從《繫年》虛詞的用法重審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Cong *Xinian* xuci de yongfa chongshen qi wenben de kekaoxing: jian chutan *Xinian* yuanshi ziliao de lai yuan”, 收入李守奎 Li Shoukui 主編, 《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Qinghuajian *Xinian* yu gushi xintan*,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6, 頁 236-254。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Gansusheng wenwu kaogu yanjiusuo 編, 《天水放馬灘秦簡》*Tianshui Fangmatan *Qinji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9。
- 朱歧祥 Zhu Qixiang, 〈由「于、於」用字評估清華簡(貳)《繫年》——兼談「某之某」的用法〉“You ‘yu, yu’ yongzi pinggu Qinghuajian II *Xinian*: jian tan ‘mou zhi mou’ de yongfa”, 《古文字研究》*Guwenzi yanjiu*, 30, 北京 Beijing: 2014, 頁 381-386。
- 朱漢民 Zhu Hanmin、陳松長 Chen Songchang 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至(肆) *Yuelu shuyuan cang *Qinjian* I-IV*, 上海 Shanghai: 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2010-2016。
- 朱曉海 Chu Hsiao-hai, 〈論清華簡所謂《繫年》的書籍性質〉“Lun Qinghuajian suowei *Xinian* de shuji xingzhi”, 《中正漢學研究》*Zhongzheng hanxue yanjiu*, 2, 嘉義 Chiayi: 2012, 頁 13-44。
- 何樂士 He Leshi, 《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Guhanyu yufa yanjiu lunwenji*,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0a, 〈《左傳》前八公與後四公的語法差異〉“Zuozhuan qian ba gong yu hou si gong de yufa chayi”, 頁 61-83。
- _____, 《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Guhanyu yufa yanjiu lunwenji*,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0b, 〈再論《左傳》前八公與後四公的語法差異〉“Zai lun Zuozhuan qian ba gong yu hou si gong de yufa chayi”, 頁 84-109。

- 巫雪如 Wu Hsueh-ju, 〈楚國簡帛中的「囟／思」、「使」問題新探〉“Chuguo jianbo zhong de ‘xin/si,’ ‘shi’ wenti xintan”, 《臺大文史哲學報》*Taida wenshizhe xuebao*, 75, 臺北 Taipei: 2011, 頁 1-34。doi: 10.6258/bcla.2011.75.01
- 李守奎 Li Shoukui, 〈楚文獻中的教育與清華簡《繫年》性質初探〉“Chu wenxian zhong de jiaoyu yu Qinghuajian *Xinian* xingzhi chutan”,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6.1, 上海 Shanghai: 2015, 頁 291-302。
- 李守奎 Li Shoukui、肖攀 Xiao Pan, 《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Qinghuajian *Xinian* wenzi kaoshi yu gouxing yanjiu*,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5。
- 李佐豐 Li Zuofeng, 〈上古漢語的「也」、「矣」、「焉」〉“Shanggu Hanyu de ‘ye,’ ‘yi,’ ‘yan’”, 收入方有國 Fang Youguo, 《上古漢語語法研究》*Shanggu Hanyu yufa yanjiu*, 北京 Beijing: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Beijing guangbo xueyuan chubanshe, 2003, 頁 223-254。
- 李學勤 Li Xueqin, 《簡帛佚籍與學術史》*Jianbo yiji yu xueshushi*, 臺北 Taipei: 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 1994, 〈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Qinjian yu *Mozi* chengshou ge pian”, 頁 129-144。
- _____, 〈初識清華簡〉“Chushi Qinghuajian”, 《光明日報》(北京) *Guangming ribao* (Beijing), 2008 年 12 月 1 日, 第 12 版。
- _____, 〈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Qinghuajian *Xinian* ji youguan gushi wenti”, 《文物》*Wenwu*, 3, 北京 Beijing: 2011, 頁 70-74。
- _____, 〈由清華簡《繫年》論《紀年》的體例〉“You Qinghuajian *Xinian* lun *Jinian* de tili”,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Shenzhe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29.2, 深圳 Shenzhen: 2012, 頁 42-44。
- _____, 〈《繫年》出版的重要意義〉“*Xinian* chuban de zhongyao yiyi”, 《邯鄲學院學報》*Handan xueyuan xuebao*, 23 增刊, 邯鄲 Handan: 2013, 頁 15-16。
- 周守晉 Zhou Shoujin, 《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Chutu Zhanguo wenxian yufa yanjiu*,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5。
- 武振玉 Wu Zhenyu, 〈兩周金文「及」字用法試論〉“Liang Zhou jinwen ‘ji’ zi yongfa shilun”,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Dongbei shida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長春 Changchun: 2007, 頁 151-154。
-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 Henan wenwu kaogu yanjiusuo 編, 《新蔡葛陵楚墓》*Xincai Geling Chumu*,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3。
- 風儀誠 Feng Yicheng, 〈戰國兩漢「于」、「於」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Zhanguo liang Han ‘yu,’ ‘yu’ er zi de yongfa yu gushu de zhuanxie xiguan”, 《簡帛》*Jianbo*, 2, 上海 Shanghai: 2007, 頁 81-95。

- 宮島和也 Miyazima Kazunari, 〈從戰國楚簡、秦簡來看上古漢語的「于」與「於」〉“Cong Zhanguo Chujian, Qinjian lai kan shanggu Hanyu de ‘yu’ yu ‘yu’”, 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 《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Zhanguo wenzi yanjiu de huigu yu zhanwang*, 上海 Shanghai: 百家出版社 Baijia chubanshe, 2017, 頁 341-352。
- 徐蕭斧 Xu Xiaofu, 〈古漢語中的「與」和「及」〉“Guhanyu zhong de ‘yu’ he ‘ji’”,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5, 北京 Beijing: 1981, 頁 374-383。
- 荊門市博物館 Jingmenshi bowuguan 編, 《郭店楚墓竹簡》*Guodian Chumu zhujian*, 北京 Beijing: 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 1998。
- 馬承源 Ma Chengyuan 主編,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四) *Shangzhou qingtongqi mingwen xuan IV*, 北京 Beijing: 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 1990。
- _____,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九)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I-IX*,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1-2012。
-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著, 陸侃如 Lu Kanru 譯, 〈左傳真偽考〉“*Zuochuan zhenwei kao*”, 收入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左傳真偽考及其他》*Zuochuan zhenwei kao ji qita*, 臺北 Taipei: 泰順書局 Taishun shuju, 1971, 翻印 1936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Fanyin 1936 nian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qianyinben。
- 張玉金 Zhang Yujin,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虛詞「及」〉“Chutu Zhanguo wenxian zhong de xuci ‘ji’”, 《古漢語研究》*Guhanyu yanjiu*, 4, 長沙 Changsha: 2010, 頁 20-30。
- _____, 《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Chutu Zhanguo wenxian xuci yanjiu*,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2011。
- _____, 〈出土戰國文獻中虛詞「與」和「及」的區別〉“Chutu Zhanguo wenxian zhong xuci ‘yu’ he ‘ji’ de qubie”, 《語文研究》*Yuwen yanjiu*, 1, 太原 Taiyuan: 2012, 頁 32-39。
- 張春海 Zhang Chunhai, 〈清華簡《繫年》發佈或有助填補周代研究空白〉“*Qinghuajian Xinian fabu huo youzhu tianbu Zhoudai yanjiu kongbai*”, 《中國社會科學報》(北京) *Zhongguo shehui kexuebao (Beijing)*, 2011 年 12 月 22 日, 第 2 版。
- 梅 廣 Mei Kuang, 〈詩三百篇「言」字新議〉“*Shi sanbai pian ‘yan’ zi xinyi*”, 收入丁邦新 Ting Pang-hsin、余靄芹 Anne Yue-Hashimoto 主編, 《漢語史研究: 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Hanyushi yanjiu: jinian Li Fang-kuei xiansheng*

- bainian mingdan lunwen ji*，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yuyanxue yanjiusuo，2005，頁 235-266。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 wenxian yanjiu yu baohu zhongxin 編，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至（柒）*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I-VII*，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1-2017。
- 許兆昌 Xu Zhaochang、齊丹丹 Qi Dandan，〈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編纂特點〉“Shilun Qinghuajian *Xinian* de bianzuan tedian”，《古代文明》*Gudai wenming*，2，北京 Beijing：2012，頁 60-66。
- 陳民鎮 Chen Minzhen，〈《繫年》「故志」說——清華簡《繫年》性質及撰作背景芻議〉“*Xinian* ‘gu zhi’ shuo: Qinghuajian *Xinian* xingzhi ji zhuanzuo beijing zouyi”，《邯鄲學院學報》*Handan xueyuan xuebao*，22.2，邯鄲 Handan：2012，頁 49-57、100。
- _____，〈清華簡《繫年》研究〉*Qinghuajian Xinian yanjiu*，煙臺 Yantai：煙臺大學碩士論文 Yantai daxue shuoshi lunwen，2013。
- _____，〈從虛詞角度看清華簡《繫年》的文獻特徵——兼論影響虛詞特點的時代、地域、文體因素〉“Cong xuci jiaodu kan Qinghuajian *Xinian* de wenxian tezheng: jian lun yingxiang xuci tedian de shidai, diyu, wenti yinsu”，《簡帛語言文字研究》*Jianbo yuyan wenzi yanjiu*，7，成都 Chengdu：2015a，頁 510-562。
- _____，〈清華簡《繫年》虛詞初探〉“Qinghuajian *Xinian* xuci chutan”，《出土文獻語言研究》*Chutu wenxian yuyan yanjiu*，2，廣州 Guangzhou：2015b，頁 39-59。
- _____，〈從虛詞特徵看清華簡《繫年》的真偽、編纂及性質〉“Cong xuci tezheng kan Qinghuajian *Xinian* de zhenwei, bianzuan ji xingzhi”，收入李守奎 Li Shoukui 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Qinghuajian Xinian yu gushi xintan*，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6，頁 253-271。
- 陳永正 Chen Yongzheng，〈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聯結詞〉“Xizhou Chunqiu tongqi mingwen zhong de lianjieci”，《古文字研究》*Guwenzi yanjiu*，15，北京 Beijing：1986，頁 303-329。
- 陳迎娣 Chen Yingdi，〈《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虛詞整理〉“*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II* xuci zhengli”，《簡帛》網站 *Jianbo wangzhan*，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46，2013 年 4 月 21 日。
- 陳偉 Chen Wei，〈不禁想起《鐸氏微》——讀清華簡《繫年》隨想〉“Bujin xiangqi *Duoshiwei*: du Qinghuajian *Xinian* suixiang”，《簡帛》網站 *Jianbo wangzhan*，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94，2011 年 12 月 19 日。

- _____，〈清華大學藏竹書《繫年》的文獻學考察〉“Qinghua daxue cang zhushu *Xinian de wenxianxue kaocha*”，《史林》*Shilin*，1，上海 Shanghai：2013，頁 43-48。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 Hubeisheng Jingsha tielu kaogudui 編，〈《包山楚墓》*Baoshan Chumu*〉，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1991。
- 馮 時 Feng Shi，〈〈鄭子家喪〉與《鐸氏微》〉“Zhengzi jiasang’ yu Duoshiwei”，《考古》*Kaogu*，175，北京 Beijing：2012，頁 76-83。
- 黃儒宣 Huang Ruxuan，〈清華簡《繫年》成書背景及相關問題考察〉“Qinghuajian *Xinian chengshu beijing ji xiangguan wenti kaocha*”，《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8，開封 Kaifeng：2016，頁 21-29。
- 廖名春 Liao Mingchun，〈清華簡《繫年》管窺〉“Qinghuajian *Xinian guankui*”，《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Shenzhe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3，深圳 Shenzhen：2012，頁 51-54。
- 睡虎地秦墓竹簡小組 Shuihudi Qinmu zhujian xiaozu 編，〈《睡虎地秦墓竹簡》*Shuihudi Qinmu zhujian*〉，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2001。
- 聞 宥 Wen You，〈「于」、「於」新論〉“‘yu,’ ‘yu’ xinlun”，《中國語言學報》*Zhongguo yuyan xuebao*，2，北京 Beijing：1984，頁 44-48。
- 劉 利 Liu Li、李小軍 Li Xiaojun，〈主觀性與語氣詞「焉」的語法化〉“Zhuguanxing yu yuqici ‘yan’ de yufahua”，《漢語史研究集刊》*Hanyushi yanjiu jikan*，10，成都 Chengdu：2007，頁 414-430。
- 劉建明 Liu Jianming，〈《繫年》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Xinian de shiliao jiazhi he xueshu jiazhi*”，《綿陽師範學院學報》*Miany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31.10，綿陽 Mianyang：2012，頁 111-117。
- 魏培泉 Wei Pei-chuan，〈《莊子語法研究》*Zhuangzi yufa yanji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1982。
- _____，〈《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Hanwei liuchao chengdaici yanji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Zhongyuan yanjiuyuan yuyanxue yanjiusuo，2004。
- 羅運環 Luo Yunhuan，〈清華簡《繫年》體裁及相關問題新探〉“Qinghuajian *Xinian ticali ji xiangguan wenti xintan*”，《湖北社會科學》*Hubei shehui kexue*，3，武漢 Wuhan：2015，頁 193-198。
- 蘇建洲 Su Jianzhou，〈《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考釋四則〉“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II, *Xinian kaoshi si ze*”，《簡帛》*Jianbo*，7，上海 Shanghai：2012，頁 65-78。

浅野裕一 Asano Yuichi · 《出土文献から見た古史と儒家经典》 *Syutudo bunken kara mita kosi to zyuka kyouten* · 东京 Tokyo : 汲古书院 Kyuko shoin · 2012 · 〈史書としての清華簡『繫年』の性格〉“Shisho toshite no Seika kan *Xinian* no seikaku” · 頁 59-104。

Kennedy, George A. “A Study of the Particle YEN: A. It’s Mea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0, 1940a, pp. 1-22.

_____. “A Study of the Particle YEN: B. It’s For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0, 1940b, pp. 193-207.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Author and Text Formation of *Xinian* on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Wu Hsueh-j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suehju@ntu.edu.tw

ABSTRACT

Xinian 繫年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 o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ses and distribution of “ji 及 / yu 與,” “yu 于 / yu 於,” “yan 焉” and “shi 使” in three kinds of documents: *Xinian*,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documents handed down from the Pre-Qin 秦.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arguments about these issue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usages of “ji / yu” and “yu / yu” show that *Xinian* was miscellaneous historical writing composed of old and new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usages of “yan” and “shi”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alect of Chu 楚 State. In other words, the author of *Xinian* was likely a person (persons) from Chu State or someone who was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of Chu State, and the text of *Xinian* was formed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periods. When composing the text of *Xinian*, the author(s) inherited some original historical documents without changing their content, but also mixed in some of the local dialect, resulting in a text with some special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characters from Chu State.

Key words: *Xinian* 繫年,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formation of text, historical documents

(收稿日期：2018. 1. 26；修正稿日期：2018. 7. 16；通過刊登日期：2018. 11. 28)

